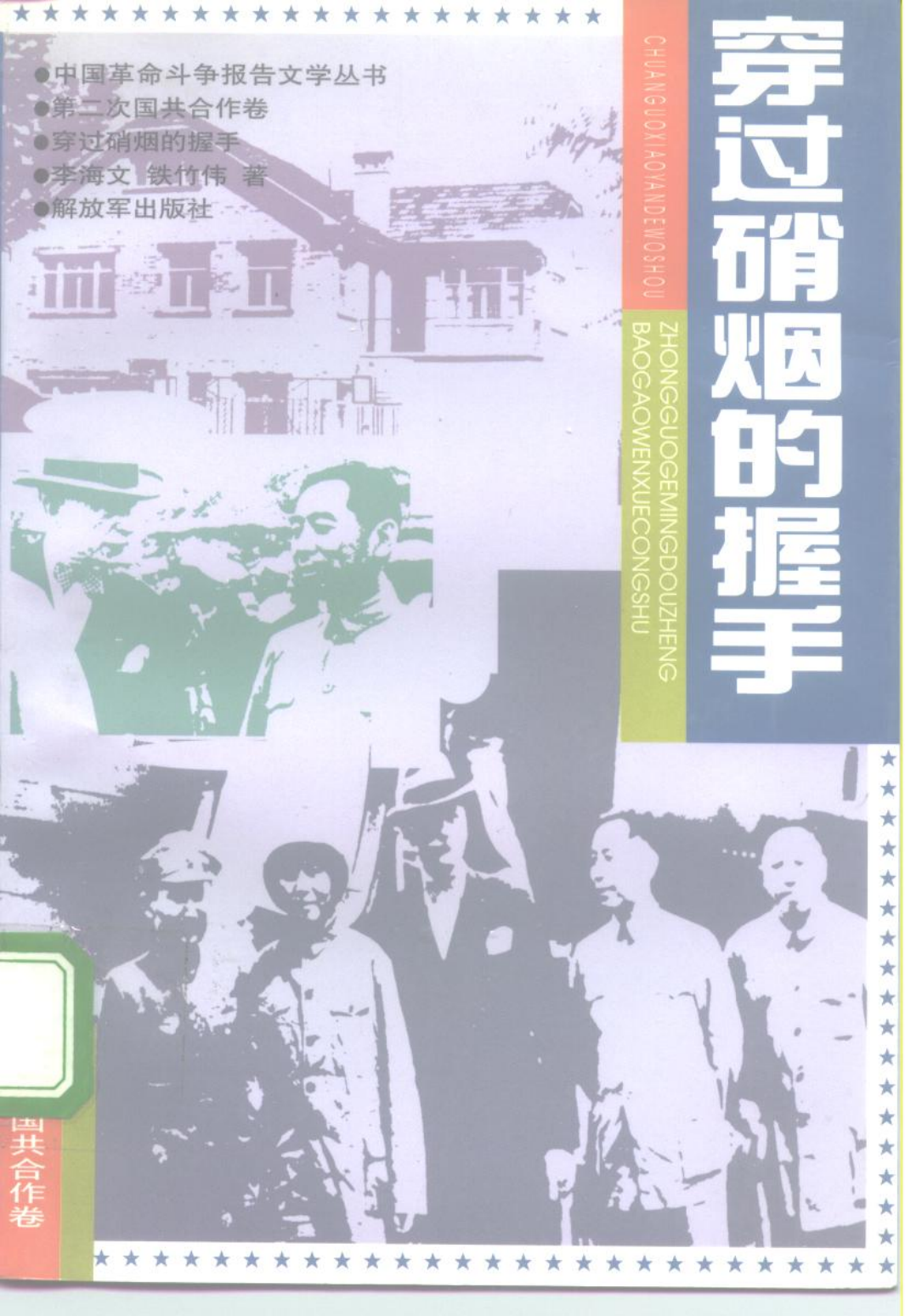


穿过硝烟的握手

CHUANGUOXIANYANDENWUSHOU

ZHONGGUOGEMINGDOUZHENG
BAOGAOWENXUECONGSHU

- 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
- 第二次国共合作卷
- 穿过硝烟的握手
- 李海文 铁竹伟 著
- 解放军出版社



国共合作卷

穿过硝烟的握手

第二次国共合作卷

解放军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过硝烟的握手/李海文, 铁竹伟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6

(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

ISBN 7-5065-3233-6

I. 穿… II. ①李… ②铁…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书 名: 穿过硝烟的握手

著 者: 李海文 铁竹伟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觅子店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1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500

书 号: ISBN 7-5065-3233-6/I · 364

定 价: 16.2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章 蒋介石的奸诈	[6]
------------------	-----

- 第一节 “杀无赦” [6]
 - 第二节 “秘密出使” [25]
 - 第三节 狡兔三窟 [33]
-

第二章 毛泽东的远见	[45]
------------------	------

- 第一节 “走麦城” [45]
 - 第二节 “是福还是祸?” [55]
 - 第三节 瓦窑堡的灯光 [66]
-

第三章 张学良的顿悟	[79]
------------------	------

- 第一节 “双料败将” [79]
 - 第二节 “登高望远” [85]
 - 第三节 挚友的魅力 [94]
-

第四章 周恩来大手笔 (一)	[112]
----------------------	-------

第一节 风雪出征 [112]

第二节 投身漩涡 [119]

第三节 力挽狂澜 [124]

pk92/50

第五章 宋庆龄的欣慰 [135]

第一节 翱翔的和平鸽 [135]

第二节 “三宋”合力 [140]

第三节 “中国的良心” [147]

第六章 周恩来大手笔（二） [154]

第一节 烟霞洞的“稀客” [155]

第二节 两上庐山 [168]

第三节 “叶挺之谜” [178]

第七章 叶挺出山 [182]

第一节 宋庆龄的引荐 [182]

第二节 “将计就计” [188]

第三节 东进，铁的新四军！ [196]

第八章 朱、彭出征 [203]

第一节 东渡、东渡 [203]

第二节 会晤太和岭 [216]

第三节 抗战第一捷 [227]

第九章 李、白的功勋 [238]

第一节 拜访“小诸葛” [238]

第二节 徐州“促战” [256]

第三节 国军学习“游击战” [263]

第十章 张冲的眼泪 [272]

第一节 敌乎？友乎！ [272]

第二节 风雨同舟 [280]

第三节 力维大局 [291]

序言：长跪外交的耻辱

宇宙浩瀚，无边无垠；地球渺小，生命不息。人类的历史，犹如一根神奇的接力棒，它一头浸满过去的喜怒哀乐，一头连接着未来的悲欢离合，只要地球不爆炸，人类不毁灭，它便沿着无尽头的轨道，螺旋型地延续、延续乃至永远。

是的，历史意味着过去，但是，历史却又永远不会过时，只有知它爱它明白它精华之所在，精神之永恒，才可能认识今天的意义，明确将来的努力！

这也正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能成为至理名言的真理内含。

到十九世中叶，中国只保存住维护皇帝统治的正统儒教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停滞不前，文明古老的中国，已经失去了领先世界的“天子辉煌”！

当西方洋人敢冒风险，驾船远航，把罪恶的侵略魔爪伸向文明却已古老的东方时，中国却依然保持着自己一定之规：以自己本民族所居地为“天下”的中心，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统思想，重内轻外，详近略远，骈举四方以示政权归于一，则天下在地理上政治上都被认为已完整。至于“四方”的细部，却

不是自己主要关怀的对象。

中国古代人的“天下”是很难在地图上准确无误地再现的。昔日的中国朝野人士认定，只要本土稳定，边界的波动不妨碍“中国”概念完整。明显表露出古代文化“中心稳定边缘可变”的中国特色！

无奈，近代历史翻到1840年，残酷的现实向“中心稳定边缘可变”之中国古文明露出狰狞面孔，西方洋人纷纷东进，他们以强凌弱，炮舰压境，以咄咄逼人之势，乘隙而入，占地划界，抢夺自己的势力范围。

落后便要受辱，落后只能挨打！于是，中国大地上，狼烟四起，掌握着国家命运的王朝元老，为保全自己的“中心”，开始了屈辱的长跪外交：

1842年6月，被林则徐、关天培在广东打败的英国炮舰，载七千多士兵，避实就虚，绕过舟山群岛，钻进从未设防的黄埔江入海口，沿滚滚长江溯流而上。

只知道长江是中国境内一条大河，南京就在江上游。英国炮舰“汉华丽号”，像只孤独的秃鹫，按照上司的命令，向前开进。

指挥塔里，舰长满脸愁云，手中望远镜如同虚设：雨雾锁江，风大浪急，前方的能见度仅有十数米！而前方江岸，时而像喇叭，时而像藕节，变幻莫测；眼前奔腾的江水时而平缓，时而湍急，大漩涡套着小漩涡，让人心惊胆颤。船行一处，江面突然狭窄，不足千米，岸边凌空飞起的悬崖危石，犹如从天而降的利剑，在大海中潇洒惯了的英国舰长急令转舵，吓一身冷汗。他们不敢睡觉，枪支寸步不离，随时准备挨打，随时准备触礁坐滩！

为保安全，战舰如履薄冰，每小时只爬行十几里。每行数里，舰长便喝令停船抛锚，派出一名水兵，猫着腰奔到船首，向水中放下彩色绳索绑着的铅锤，测量出江水深度，够吃水量，再起锚前进。如此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行至南京下关码头，已经花了整整十几天。

此时战船早已徒有坚强的外壳，船无油，兵无粮，淡水见底。如果清政府抓住宝贵的时机调兵遣将，如果清政府发动南京的老百姓江边阻击，满船的英国士兵都会乖乖地举手投降。

英国人军舰开到南京城下，那个鹰勾鼻子蓝眼珠舰长口出狂言：

我们战舰就是把天锁，锁住了你们的长江，切断了你们的航运！是死是活，你看着办吧！

道光听报，顿时脸色惨白：西人动炮，已经不是在遥远的广州，而深入我大清腹地，江南富裕，若断航运，朕的白米绸缎从何而来？英人不就是要咱开放口岸嘛，只要腹地安全，开就开吧。他大笔一挥，立即颁诏下令，朝廷大臣俯首登上英舰“汉华丽号”，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除了割让香港，还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个城市为通商口岸以外，还允许协定关税，允许官船（外国兵舰）在中国口岸停泊，首开外船可以自由出入中国领海乃至内河的历史。

入室之狼，岂有满足之时！1858年，英法联军呼呼啦啦一下打到天津，咸丰皇帝担心兵临北京，立即求和，俯首贴耳，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于是又增开沿海七个口岸，英法并获得在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四处行通商权。从此外国船舰纷纷驶入长江，展开角逐。

并没有“战功”可言的俄国使节，貌似诚恳地走上太和殿，当面向皇帝请求：把东北那片靠近俄国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赠给俄国。

此刻，皇帝仿佛成了天下之君，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他侧过身去问身旁大臣：俄人要的地方有没有百姓住家？大臣云：那里白山黑水，四季严寒，除了豺狼虎豹和无边森林，百里无人烟。

于是，皇帝潇洒地挥挥手：那就给他们吧！他连想都没想一想，大清丢失的不光是100多万平方公里立体土地：黑土地、红高粱、丰富宝贵的石油天然气及矿物蕴藏，还丢掉了满族祖先的

发源地，让无数先驱亡灵，化作异国之游魂！是呀，只要自己坐稳北京城里的金銮殿，还怕出卖那远处的白山黑水和自己的祖宗！

直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烧杀抢掠，国库白银如潮水外涌，“老佛爷”虽是女流之辈，也极明白“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祖训，划分势力范围，割地求和，真可谓无师自通。

延至袁世凯，维新是假，称帝方真，为求得洋人的支持，爱国廉耻之心丧失殆尽，摩拳擦掌，恨不能立即在把中国一切能当法码的主权统统出卖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只无奈有贼心无贼胆，竟然在全中国老百姓的唾骂声中死去。永远钉在中国近代史之耻辱柱上！

1919年，北洋军阀国内大战，在国际上参加协约国，瞎猫捉住死耗子，稀里糊涂成了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可是，“巴黎和约”能给中国的又是什么？把原是德国势力范围的中国领土胶州半岛没收，不是还给领土的主人——中国，却要转让给日本。更让人气愤的是：中国代表竟接到发自国内同意并签字的指示！世上竟有赢家还得跪着的道理！中国学生首先上街抗议，全国民众积极响应的“五四”爱国运动，从赵家楼烧向全国的愤怒烈火，焚毁了这一奇耻大辱！

事隔8年，蒋介石声称“继承中山遗志”“完成统一大业的壮举”，挥师北伐，直指济南。日本以保护日侨为名，从东三省调遣五千精锐部队进驻济南，并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外交公署，将新任驻山东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十六名随员，捆绑毒打，割舌挖眼最终杀害，惨无人道。

消息传到日本，中国留日学生炸开锅，共产党日本支部立即领导爱国学生集会罢课，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的野蛮罪行，国民党支部却与日本军警合为一体，向爱国学生大开杀戒。为何？因为他们得到上峰指示，蒋介石本着“先安内后攘外”明确思想，以北伐尚未成功为由，已经选择“忍辱”之举，将大军撤离济南，绕道渡河，免受重大损失。你退我进。日本军队司令于1928年5月

18日更蛮横无理地发出最后通牒：

“我们的要求是决不让步的，此一事件以军事途径，而不寻求外交途径解决。”而蒋介石却宁愿采取后一步骤。

如果后来日本人不在皇姑车站炸死张作霖；如果少帅张学良贪生怕死，不敢换上士兵服装随东北兵退回关外重撑东北军；如果张学良回到东北，认贼为父，经不住日本人诱惑和压力，不是公开宣布拥护国民政府，毅然在东北悬挂起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么日本人占领东北的日期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

历史翻过去八、九十年了，中国朝代更迭，主子更换，可长跪外交的屈辱不变。国耻难雪。在强手如林，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中国人何时能挺起胸？中国何时能昂起头？中国人何时能昂首挺胸，像一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汉子？！

第一章 蒋介石的奸诈

第一节 “杀无赦”

1935年6月17日晚，阴寂冷清、戒备森严的中华民国总统府内寂静无声。这里原是太平天国的王府，民国初年改为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官邸。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办公室也设立府中，但是只有少数几位高级官员及身边近卫知道，蒋介石此处的办公室形同虚设。平日，他只在这里接受驻华使节呈递国书，接见友好外宾，或召集公开会议，偶而也在这里稍事停留，批阅由党的秘书长、总统府的文官长或参谋长呈送的文件，办公时间急促短暂。蒋介石真正的官邸位于总统府旁黄埔路东面的中央军校内那座绿树环抱的两层红砖小洋楼里。

蒋介石选择这个地方做为自己的官邸，是有他细密考虑的。

蒋介石出身军人，早年又在日本士官军校习武，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受命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对军校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住在军校中间，周围的师生弟子形如一道无形的警戒线，可靠安全，行动方便。更主要的是，虽时光如梭，却无法让蒋介石忘掉在广州发生的东坡楼和城门口两次暗杀事件。

那是1925年6月14日，蒋介石在广州北校场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部乘上一辆插着青天白日小旗的轿车，准备回到城内军校办事处。汽车刚发动即熄火，司机下车修理。蒋介石不愿久等，改乘一辆没有插旗的随从汽车先走了。待汽车修好，排长黄友文带

领六名卫士乘上插旗汽车再行。不料，汽车行至东坡楼，附近驻军立即对汽车猛烈开火，顿时，油箱破裂，汽车翻倒，两名卫士当场毙命，排长黄友文手臂受伤，从汽车里爬出来，逃到办事处报告。蒋介石一听，大为震惊，想克制又按捺不住，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到东坡楼附近第四军驻地查问。原来是第四军旅长杨金龙给驻地两个连长下的命令：如发现插着青天白日旗的汽车，就集中火力把它打翻，把里面所有人员都打死，事成后必有重赏！蒋介石惊出一身冷汗，当即命令：把杨金龙及那两个连长一起拘留审讯，严加法办！并亲自打电话，限东坡楼所有驻军四小时内全部撤离市区。

命令发出后，蒋介石沉着脸，吩咐属下：“不用慌张，继续办公。”自己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以稳定自己心中阵阵后怕之情。

“校长，如果没什么事情，我回学校了。”黄埔入伍生总队长陈复请示。

“不！”蒋介石猛然紧紧抓住陈复的手，如同握住一个坚固的盾牌，两眼闪动着亲切信任的目光，“你暂时不要回总队部，在这里待命，担任我的贴身近卫，待到杨金龙旅部全部撤离广州市区后，你再回总队部。”

时隔几天，一个便衣卫士向党军司令部卫士连长密熙报告：“今天早晨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个身穿长衫，一个着短装，不像商人，又不像工人，鬼头鬼脑，来去徘徊三次，东张西望，不断向校长的住房窥探。”

连长密熙立即向卫士排长和全体卫士说明这一情况，命令每个人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意周围能接触到的人的一切行动。

在内紧外松的气氛中过了三天。中午，蒋介石由省办事处回到东山吃饭，当汽车开到离城门一百米的地方时，密熙和同车卫士同时发现目标，他迅速转脸向身后的蒋介石轻声报告：“校长，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我已经做好警戒准备。”说话间，密熙飞快摇下车窗玻璃，把二十发的快慢机盒子枪伸出窗口，正当汽车

开进城门洞、穿长衫者举起手枪的一瞬间，他先扣动扳机，“啪，啪”两声，长衫者应声倒下，后一辆卫士车听到枪声，立即停车，卫士们冲出汽车，那穿短装的慌忙举起手来，俯首就擒，被卫士们拖上汽车，迅速开到东山。经过突击审问，那人供认不讳：他们是职业杀手，从前是商团陈廉伯的人，专门来行刺的。蒋介石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将此人押送军事法庭，严惩不贷！”

在两次险遇不测之后，蒋介石采取了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的“狡兔三窟”之策，办公之处分设两地，常住之地放在黄埔军校之内。待南京建都之后，黄埔军校迁至南京改名为中央军校，蒋介石仍把官邸放在军校之中。

中央军校的蒋氏官邸，是幢红砖砌就的二层小洋房。屋宇不高，小巧玲珑。楼中房间不多，设备一应俱全。房屋周围，法国梧桐挺拔，绿色草坪环抱，各式盆花在草坪中心筑起的花坛中争艳盛开，四季飘香，最外围是一圈不爱落叶的冬青树，被修剪得整齐划一，像挺胸拔背永不换岗的卫兵方阵。

踏上住宅的几级台阶，迈进第一室就是客厅。客厅里摆设着红木茶几和镶有贝雕的靠背椅，茶几上放着听装香烟和水晶烟缸。客厅迎门墙上挂着孙中山和蒋介石合影的放大照片，孙中山身穿中山装端坐正中，蒋介石全副武装，腰佩长剑站立在孙中山的后侧。照片上面挂着孙中山亲笔书写的条幅：

介石吾弟嘱书

安危他日终须仗

甘苦不时要共尝

孙 文

这间客厅的旁边还有一间小客厅，里面放着柚木桌椅，墙上挂着意大利画家的风景油画。一排成半圆形的落地长窗，使这间小客厅明亮、优雅，充满西式风格，这是宋美龄接待宾客的主要房间。

蒋介石的办公室设在客厅里面，共有两间。第一间是他每天

批阅文件和军政人员会谈的地方。第二间陈设与第一间相仿，但规格相距甚远：能进第二办公室者，必须是蒋介石亲自邀请的、够身份资格或特别指名的。这在国民党内也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如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陈诚、白崇禧、钱大钧、刘斐等高级官员。室内镶嵌着各种花纹图案的玻璃窗，阳光射入，玲珑剔透，明丽光亮。透过那一块块细小图案的玻璃，可以隐约窥见院中的景物。

临窗摆着一张宽大的柚木写字台，玻璃板上摆着文房四宝、文件夹、专线电话、小台铃等。办公桌的一侧墙角摆着两三尺高的角柜，上面放着一摞摞线装书籍和资料。蒋介石的坐椅是宽大的黄色皮沙发，书桌两旁放有长沙发和红木茶几，房间中央悬挂着一盏式样别致的水晶吊灯。办公桌两侧的白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有五万分之一的，也有十万分之一。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接到军情电报后，摘要呈阅，由侍从参谋按照军事电讯，在地图上移动红黄白蓝四色三角小旗。红色的表明新占领区，黄色的表示国民党占领区，蓝色的表示共产党占领区，白色的表示日军驻扎地。蒋介石批阅电文时，随时观看地图，掌握军事形势。高级幕僚若进内室，也可阅鉴电文，观察地图，商定军事策略。作战时，地图上的标记，都出自作战厅长刘斐之手。

晚饭后，蒋介石独自踱进第二间办公室，他双臂抱在胸前，久久伫立在巨幅军用地图面前，像欣赏一幅珍贵的名画，渐渐浮起的笑容，使他原本棱角分明、冷峻且暗藏几分杀气的脸，变得柔和安祥了许多。

记得去年秋天围剿成功，终于把共军从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福建省份赶出后，参谋把原先标明是共军占领区的蓝色小旗一一拔下，抓起一大把红色三角旗，在瑞金、上杭、金寨等共党要地，按常规插上一面面小红旗，表示这是国军新占领区。

小小红色三角旗，在军用地图上逐渐连成线，汇成片，在白色地图上，以南京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红彤彤的圆形

……背手站在桌边的蒋介石，心头陡然一震：难道共党的红旗刚被拔掉，南京又被日本人的太阳旗占领？他心头一惊，脸上得意的笑容顿时凝固了，猛一拍桌子，厉声喝道：“混蛋，你想干什么？”

参谋浑身一震，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吓得脸色惨白，手中小红旗洒落一地。

“拔掉红旗，直接插黄旗！”蒋介石只下命令，不加任何解释。

“是！”参谋立即执行，不问任何原因。其实心中猜到几分：红色，早已成为赤色共党的象征和灵魂！

黄色，帝王之色，吉祥之色，望着地图上的南京，被一片黄色三角小旗簇拥着，蒋介石心底特别快慰。过去共产党的中央在上海，就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共党根据地建在福建、江西，安徽，就像武士举刀站在自己鼻子底下，如何能安生？如今把江南的共产党赶尽杀绝，虽说朱毛残部还在甘肃、陕西、四川西部等处流窜，毕竟相隔千山万水，无法再与国府作对。

今天，目光向地图上方移动，蒋介石又不自觉锁起眉宇，东北的小白旗不断向关内扩展、移动，被众斥为亲日派的何应钦也口出怨言，这样等于帮助共产党嘛！

蒋介石叹口气，在屋里缓缓踱着步：哎，日本人的野心膨胀得太快了！本来我已命张学良撤回关内，把东三省让给你，虽说东北没像香港澳门那样签订条约相赠，可“无字协议”岂不更随意？我蒋某成全你日本人，一道命令，张学良从关外撤进关里，把东三省让给你，不费你吹灰之力，而且是想呆多久就呆多久。那里的矿藏森林、高粱、大豆各种资源，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我只当看不见就是了，这不等于助你这个弹丸小国的领土扩大多少倍吗？该知足了吧，我蒋某人顶着各方压力，盼的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已经够朋友，够友善，够大方了吧！偏偏你，却不给我面子，还想挤进我江南天堂，真是小人短视！那个天皇陛下也不想，如果中国不是我，而是共产党当家，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嘛！你不给我面子，哼，你不仁我也不义！你想南下，我要引你北进，

为着把祸水引向苏俄，我不惜与共党赤色头子斯大林缔结盟约，与魔鬼死对头为伍，这完全是被你们逼的……

坐到办公桌前，蒋介石拿起待批的文件。头一份是中统局陈立夫处送来的关于如何处置共党首领瞿秋白的报告。蒋介石知道瞿秋白曾担任过共党总书记，后来王明被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捧上台后，瞿失宠，被撤销了党内领导职务，后来去江西只担任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分管教育的低职。当红军主力长征时，他留在江西，准备到上海坚持地下斗争。途中，被国军逮捕。直到一个月前因叛徒告密，才从俘虏中查出瞿秋白。自己即令陈立夫派人到长汀和瞿秋白谈话，劝他早日脱离共产党，国府一样不计前嫌，重用他的才华。他丝毫不为所动，只是不停看书，吟诗，写自己那篇《多余的话》。

共党死不改悔这事不足为怪，要说怪的是，陈立夫送来的报告中，没像以往那样直接提出“处决”建议。是不是耳闻自己与苏联的往来，以为在对共党政策上有什么变化，故而不明言处理意见？蒋介石脸上浮出一丝隐约的笑意，口对心说：好个聪明的陈立夫，啥事也瞒不过你！

蒋介石较之北洋军阀，确实更加老谋深算。

在1927年“四一二”反共事变后，他完全投靠英美，立即与苏联断交；

当日本人得到东三省后依然步步南下，攻势咄咄逼人。他看清英美等只会袖手旁观，而中国与日本作战又无法避免，岂能坐以待毙？

为打破困境，他又接受宋子文、孔祥熙的建议，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主动向苏联陪出笑脸，就像当年和苏联绝交的不是他而是别人一样，希望求助苏联。

1934年夏天，他授意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带领一个非官方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和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计前嫌，热情接待了蒋廷黻一行。第一步成功后，蒋介石